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九十八

九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二十七

史部

晉書卷九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六十八

王敦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常置酒敦與導俱

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夫聲韻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敦
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
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
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
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
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
為人所噬及太子遷許昌詔東宮官屬不得送敦及洗
馬江統潘滔舍人杜蕤魯瑤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流涕

時論稱之遷給事黃門侍郎趙王倫篡位敦叔父彥為
兗州刺史倫遣敦慰勞之會諸王起義兵彥被齊王冏
檄懼倫兵強不敢應命敦勸彥起兵應諸王故彥遂立
勲績惠帝反正敦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大鴻臚侍中
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為中書監于時天
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
物散之於衆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
親曰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

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為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彊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就元帝召為安東軍諮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帝復以敦為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與甘卓等討江州刺史華軼斬之蜀賊杜弢作亂荆

州刺史周顛退走敦遣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訪等討弢而敦進住豫章為諸軍繼援及侃破弢敦上侃為荊州刺史既而侃為弢將杜曾所敗敦以處分失所自貶為廣武將軍帝不許侃之減弢也敦以元帥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焉頃之杜弢將杜弘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敦許之陶侃距弘不得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敦

敦以為將遂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嶮固聚衆數千人敦就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矣建武初又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如故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遣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為曾所殺敦自貶免侍中并辭牧不拜尋加荊州牧敦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革命開建帝業繼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清虛玄默擬跡成康賈誼歎息以為天下倒懸雖言有抑揚不失事體今聖朝肇建漸振宏綱往段匹磾遣使求效忠節尚未

有勞便以方州與之今靳明等為國雪恥欲除大逆此
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雖功大宜報亦宜有以裁之當
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間不逞互生事變皆非忠義率
以一朝之榮天下漸弊實由於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
諸侯奢侈晉文思崇周室至有求隧之請襄王讓之以
禮聞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賊寇未殄
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
宜皆除之且以塞羣小矜功之望夷狄無厭之求若復

遷延顧望流俗使姦狡生心遂相怨謗指擿朝廷讒諛
蜂起臣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安危之機天下之望
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
廝賤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
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願
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賢雋少慰有識各
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送
所假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以塞羣小覬覦之望帝

優詔不許又固辭州牧聽為刺史時劉隗用事頗踈間
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
虛已求賢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重帝王體遠
事義不同雖皇極初建道教方闡惟新之美猶有所闕
臣每慷慨於遐遠愧憤於門宗是以前後表疏何嘗不
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顧眄暢臣微懷云導頃見疏
外所陳如昨而其萌已著其為咎責豈惟導身而已羣
從所蒙並過才分導誠不能自量陛下亦愛忘其短常

人近情恃恩昧進獨犯龍鱗迷不自了臣竊所自憂慮
未詳所由惶愧踈踏情如灰土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
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往之勲疇昔之顧情好綢繆
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
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之交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
之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銘之於心竊猶眷眷謂前恩
不得一朝而盡伏惟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乂臨之以
政齊之以禮頃者令導內綜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都

并統六軍既為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
評必有譏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
得宏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闇識未見其
才然於見人未踰於導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
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歸反坫之譏
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終為良
佐以導之才何能無失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
補過要之將來導性慎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

才義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

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

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於

社稷表至尊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務自矯厲雅

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於江左專

任閩外手控疆兵羣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

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為心膂

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

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為節壺邊盡缺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頌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為鎮北將軍戴若思為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為兵外以討胡寶嬰敦也永昌元年敦率衆內向以誅隗為名上疏曰劉隗前在

門下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撓亂天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外託舉義內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黃散為叅軍晉魏以來未有此比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為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隗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實已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

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
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
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
怨聲盈路身欲北渡以遠朝廷為名而密知機要潛行
險慝進人退士高下任心姦狡饕餮未有愧比雖無忌
宰誣弘恭石顯未足為喻是以遐邇憤慨羣后失望臣
備位宰輔與國存亡誠乏平勃濟時之畧然自忘駑駘
志存社稷豈可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今輒進

軍同討姦孽願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首則衆望厭服
皇祚復隆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
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勲殷道復昌漢武雄略亦惑江
充讒佞邪說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剋悟不失
大綱今日之事有逾於此願陛下深垂三思諮詢善道
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又曰陛下昔鎮揚州虛心下
士優賢任能寬以得衆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臣以閤
蔽豫奉徽猷是以遐邇望風有識自竭王業遂隆惟新

克建四海延頸咸望太平自從信隗已來刑罰不中街
談巷議皆云如吳之將亡聞之惶惑精魂飛散不覺胸
臆摧破泣血橫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存神器之重察
臣前後所啓奈何棄忽忠言遂信姦佞誰不痛心願出
臣表諍之朝臣介石之幾不俟終日令諸軍早還不至
虛擾敦黨吳興人沈充起兵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
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
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

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名戴若思劉隗並會京師敦兄含時為光祿勳叛奔于敦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尅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既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外宮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顛戴若思害之以

敦為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戶使太常荀崧
就拜又加羽葆鼓吹並偽讓不受還屯武昌多害忠良
寵樹親戚以兄含為衛將軍都督沔南軍事領南蠻校
尉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南中郎
將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及帝崩太寧元年敦諷朝廷徵
已明帝乃手詔徵之語在明帝紀又使兼太常應詹拜
授加黃鉞班劔武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劔履
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稱疾

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為司徒敦自為揚州牧敦既
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己府將相嶽牧悉出其
門徙舍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為
荊州彬為江州邃為徐州含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
齒以敦貴重故歷顯位敦以沈充錢鳳為謀主諸葛瑤
鄧嶽周撫李恒謝雍為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共相驅
扇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
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敦從弟豫章太守稜日夜

切諫敦怒陰殺之敦無子養舍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為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敦又忌周札殺之而盡滅其族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為元帝

腹心敦又害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敦病篤

詔遣侍中陳晷散騎常侍虞駿問疾時帝將討敦微服

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遷舍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含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溫嶠為

丹陽尹欲使覘伺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帝欲討之知

其為物情所畏服乃偽言敦死於是下詔曰先帝以聖

德應運創業江東司徒導首居心膂以道翼讚故大將

軍敦叅處股肱或內或外夾輔之勲與有力焉階緣際

會遂據上宰杖節專征委以五州刁協劉隗立朝不允
敦抗義致討情希嚮拳兵雖犯順猶嘉乃誠禮秩優崇
人臣無貳事解之後劫掠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宮省背
違赦信誅戮大臣縱凶極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人情
同憤先帝含垢忍恥容而不責委任如舊禮秩有加朕
以不天尋丁酷罰煢煢在疚哀悼靡寄而敦曾無臣子
追遠之誠又無輔孤同獎之操繕甲聚兵盛夏來至輒
以天官假授私屬將以威脅朝廷傾危宗社朕愍其狂

戾冀其覺悟故且含隱以觀其終而敦矜其不義之強

有侮弱朝廷之志棄親用羈背賢任惡錢鳳豎子專為
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良周嵩亮直讜言致禍周札周
筵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夷其宗秦人之酷刑不過五
敦之誅戮傍濫無辜滅人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駭心道
路以目神怒人怨篤疾所嬰昏荒悖逆日以滋甚輒立
兄息以自承代多樹私黨莫能同惡未有宰相繼體而
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擅錄治工輒割運

漕志騁凶醜以闕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不長奸
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今遣司徒導鎮南將軍丹陽尹嶠建威將軍趙盾武旅
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率兗州刺史遐奮武將軍
峻奮威將軍瞻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左衛
將軍亮右衛將軍胤護軍將軍詹領軍將軍瞻中軍將
軍壹驍騎將軍艾驃騎將軍南頓王宗鎮軍將軍汝南
王祐太宰西陽王羨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

鳳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濫刑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
侯賞布五千匹冠軍將軍鄧嶽志氣平厚識經邪正前
將軍周撫質性詳簡義誠素著功臣之冑情義兼常往
年從敦情節不展畏逼首領不得相違論其乃心無貳
王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為敦所授用
者一無所問刺史二千石不得輒離所職書到奉承自
求多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怨曠
日久或父母隕沒或妻子喪亡不得奔赴街哀從役朕

甚愍之希不悽愴其單丁在軍無有兼重者皆遣歸家
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列
三番明承詔書朕不負信又詔曰敢有捨王敦姓名而
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病轉篤不能御衆使錢鳳鄧
嶽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含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
行於是以含為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剋之日天子云何
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
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溫嶠以誅奸臣為名含至江

寧司徒導遺令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縣縣或云已有

不諱悲怛之情不能自勝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奸逆朝

士忿憤莫不扼腕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

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都邑大小及二宮宿衛咸

懼有往年之掠不復保其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

具如檄旨近有嘉詔崇兄八命望兄獎羣賢忠義之心

抑奸細不逞之計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

與犬羊俱下雖當逼迫猶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明

於門宗年踰耳順位極人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門戶良可惜也凡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來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是將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

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姦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恒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戮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勲不遂而兄一旦為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既沒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

帝於地下邪執省來告為兄羞之且悲且慚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夫福如反手用之即是導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宮內後苑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畢力豈可當乎事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為灼烜也含不答帝遣中軍司馬曹淦等擊含于越城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哀矣兄弟才兼文武

者世將處季皆早死今世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

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鳳等至京師屯于水南帝

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敦謂羊鑿及子應曰我亡

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初敦始病

夢白犬自天而下啣之又見刁協乘輅車導從瞋目令

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九應祕不發喪裹尸以

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恒縱酒淫樂沈

充自吳率衆萬餘人至與舍等合充司馬顧颺說充曰

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鋒摧勢挫持疑
猶豫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艦
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
初至之銳并東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
摧陷中策也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
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颶逃歸于吳含復率衆渡淮蘇
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既而周光斬錢鳳吳
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

君之心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于南桁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既懸莫敢收葬者尚書令郗鑒言於帝曰昔王莽漆頭以輓車董卓然腹以照市王凌觀土徐馥焚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然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脩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臣以為可聽私葬於義為弘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單船奔荊州刺

史王舒舒使人沈之于江餘黨悉平敦眉目踈朗性簡
脫有鑿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
惟族兄戎異之經畧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
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
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
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石崇以奢
豪矜物厠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沈
香汁有如厠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

著新意色無怍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

沈充

沈充字士居少好兵書頗以雄豪聞於鄉里敦引為參軍充因薦同郡錢鳳鳳字世儀敦以為鎧曹參軍數得進見知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說遂相朋構專弄威權言成禍福遭父喪外託還葬而密為敦使與充交構初

敦參軍熊甫見敦委任鳳將有異圖因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佞倖在位鮮不敗業敦作色曰小人阿誰甫無懼容因此告歸臨與敦別因歌曰徂風颺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長歎念別惆悵復會難敦知其諷已而不納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禎諭充許以為司空充謂禎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始終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禎曰不然舍忠與順未有不亡者也

大將軍阻兵不朝爵賞自己五尺之童知其異志今此之舉將行篡弑耳豈同於往年乎是以疆場諸將莫不歸赴本朝内外之士咸願致死正以移國易主義不北面以事之也奈何協同逆圖當不義之責乎朝廷坦誠禎所具也賊之黨類猶宥其罪與之更始況見幾而作邪充不納率兵臨發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豹尾終不還也及敗歸吳興亡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

也爾以大義存我我宗族必厚報汝若必殺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充子勁竟滅吳氏勁見忠義傳

史臣曰琅邪之初鎮建鄴龍德猶潛雖當壁膺圖預定於冥兆豐功厚利未被於黎氓王敦歷官中朝威名夙著作牧淮海望實逾隆遂能託魚水之深期定金蘭之密契弼成王度光佐中興卜世延百二之期論都創三分之業此功固不細也既而負勲高而圖非望恃勢逼而肆驕陵釁隙起自刁劉禍難成於錢沈興晉陽之甲

纏象魏之兵蜂目既露豺聲又發擅竊國命殺害忠良
遂欲篡盜乘輿逼遷龜鼎賴嗣君英略晉祚靈長諸侯
釋位股肱戮力用能運茲廟算殄彼凶徒克固鴻圖載
清天步者矣

桓溫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而太原溫嶠
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
爰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

也彘為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温時年十五枕戈泣
血志在復讎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
置刃杖中以為温備温詭稱弔賓得進刃彪於廬中并
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温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
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温眼如紫石稜鬚
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
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除琅邪太守累遷徐州刺史
温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嘗薦温於明帝

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人過之常墾畜之宜委以方名之任託其弘濟艱難之勲翼卒以溫為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時李勢微弱溫志在立勲于蜀永和二年率衆西伐時康獻太后臨朝溫將發上疏而行朝廷以蜀險遠而溫兵寡少深入敵場甚以為憂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及軍次彭模乃命參

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使其叔父
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楚等禦之福退走溫又擊權等
三戰三捷賊衆散自間道歸成都勢於是悉衆與溫戰
于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
是攻之勢衆大潰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
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其將鄧嵩咎堅勸勢降乃面縛輿
櫬請命溫解縛焚櫬送于京師溫停蜀三旬舉賢旌善
偽尚書僕射王誓中書監王瑜鎮東將軍鄧定散騎常

侍常璩等皆蜀之良也並以為參軍百姓咸悅軍未旋而王誓鄧定隗文等反溫復討平之振旅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季龍死溫欲率衆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已溫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為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衆四五萬殷浩慮為溫所廢將謀避之

又欲以騶虞幡住溫軍內外噂喑人情震駭簡文帝時
為撫軍與溫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溫即迴軍還鎮
上疏曰臣近親率所統欲北埽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
大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
憂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
以闇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靜亂寇讎不滅國
恥未雪幸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
慨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前後表

陳于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
忌豈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昔樂毅
竭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官告變讒說殄行姦邪亂
德乃歷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於陽秋陛
下以聖淑臨朝恭已委任責成羣下方寄會通於羣才
布德信於遐荒況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
賓跡無韓彭之釁而反間起於胷心交亂過於四國此
古賢所以歎息於既往而臣亦大懼於當年也今寇賊

冰消大事垂定晉之遺黎鵠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即
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
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絕氣悲慨彌深臣雖所存者
公所務者國然外難未弭而內弊交興則臣本心陳力
之志也進位太尉固讓不拜時殷浩至洛陽脩復園陵
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溫復進督司州因朝野
之怨乃奏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溫遂統步騎
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以

征關中命梁州刺史司馬勲出子午道別軍攻上洛獲
苻健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健又遣子生弟雄
衆數萬屯峽柳愁思埽以距溫遂大戰生親自陷陣殺
溫將應誕劉泓死傷千數溫軍力戰生衆乃散雄又與
將軍桓冲戰白鹿原又為冲所破雄遂馳襲司馬勲勲
退次女媧堡溫進至霸上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居人
皆安堵復業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
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初溫恃麥熟取以為軍資而健芟

苗清野軍糧不屬收三千餘口而還帝使侍中黃門勞
溫于襄陽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
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
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潜然而泣溫問其故答
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
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
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母孔氏卒上疏解職欲送葬宛陵詔不許贈臨賀太夫

人印綬謚曰敬遣侍中弔祭謁者監護喪事旬月之中

使者八至輶軒相望於道溫葬畢視事欲脩復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不許進溫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溫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梁水道既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泣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

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
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
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
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犍魏武入荆
州以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
水北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沖及諸將奮
擊襄大敗自相殺死者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
及遂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

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遂旋軍執降賊周成以歸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遣西陽太守滕畯出黃城討蠻賊文廬等又遣江夏相劉祐義陽太守胡驥討妖賊李弘皆破之傳首京師溫還軍之後司豫青兗復陷于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為縣公以封其次子濟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陳祐告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還都洛陽上疏曰巴蜀既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既至

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
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
既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朗之
德鳳棲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偽
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網四
裔誠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
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
天人齊契今江河攸闊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

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極既迴衆星斯仰本源既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羣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故員通貴於無滯明哲尚於應機斲如石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既徙而鵬翼不舉永結根於南垂廢神州於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歎息夫先王經始玄聖宅心畫為九州制為九服貴中區而內諸夏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

自彊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揚越蠖屈以待
龍申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圯所鍾非理勝而
然也而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荆
輟音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
不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
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
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
宇勤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

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既脩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
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鑾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
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衆人所疑
伏願陛下決玄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
委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則陛下盛勲比
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
赴鑊其甘如薺詔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
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

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
所處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
勞懷也於是改授并司冀三州以交廣遼遠罷都督温
表辭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
温以既總督內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便宜七事其一
朋黨雷同私議沸騰宜抑杜浮競莫使能植其二戶口
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官省職令久於其事其三機
務不可停廢常行文按宜為限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

獎忠公之吏其五褒貶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迷遵前
典敦明學業其七宜選建史官以成晉書有司皆奏行
之尋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受
鼓吹餘皆辭復率舟軍進合肥加揚州牧錄尚書事使
侍中顏旄宣旨召溫入參朝政溫上疏曰方攘除羣凶
掃平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衆共濟之而朝議咸疑聖
詔彌固事異本圖豈敢執遂至於入參朝政非所敢聞
臣違離宮省二十餘載鞞鞞戎務役勤思苦若得解帶

道遙鳴玉闕廷參贊無為之契豫聞曲成之化雖實不
敏豈不是願但顧以江漢艱難不同曩日而益梁新平
寧州始服懸兵漢川戍禦彌廣加彊蠻盤牙勢處上流
江湖悠遠當制命侯伯自非望實重威無以鎮御遐外
臣知捨此之艱危敢背之而無怨願奮臂投身造事中
原者實恥帝道皇居仄陋於東南痛神華桑梓遂埋於
戎狄若憑宗廟之靈則雲徹席卷呼吸蕩清如當假息
游魂則臣據河洛親臨二寇廣宣皇靈襟帶秦趙遠不

五載大事必定今臣是以親賢贊國光輔二世即無煩以臣疎鈍並間機務且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表裏相濟實深實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兼訪內外乞特還屯撫寧方隅詔不許復徵溫溫至赭圻詔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溫遂城赭圻固讓內錄遙領揚州牧屬鮮卑攻洛陽陳祐出奔簡文帝時輔政會溫于洌洲議征討事溫移鎮姑孰會哀帝崩事遂寢溫性儉每燕惟下七奠拌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覩非望或臥對親察曰為爾

寂寂將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
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
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
別室浴溫竊窺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
竟出溫問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太和四年
又上疏悉衆北伐平北將軍郗愔以疾解職又以溫領
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沖西中郎表真
步騎五萬北伐百官皆於南州祖道都邑盡傾軍次胡

陸攻慕容暉將慕容忠獲之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暉將慕容垂傅末波等率衆八萬距溫戰於林渚溫擊破之遂至枋頭先使袁真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真討譙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溫焚舟步退自東燕出倉垣經陳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于襄邑溫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溫甚恥之歸罪於袁表廢為庶人真怨溫誣已據壽陽以自固潛通苻堅慕

容暉帝遣侍中羅含以牛酒犒溫於山陽使會稽王昱
會溫于徐中詔以溫世子給事熙為征虜將軍豫州刺
史假節及南康公主薨詔賻布千匹錢百萬溫辭不受
又陳息熙三年之孤且年少未宜使居偏任詔不許發
州人築廣陵城移鎮之時溫行役既久又兼疾癘死者
十四五百姓嗟怨袁真病死其將朱輔立其子瑾以嗣
事慕容暉苻堅並遣軍援瑾溫使督護竺瑤矯陽之等
與水軍擊之時暉軍已至瑤等與戰於武丘破之溫率

二萬人自廣陵又至瑾嬰城固守溫築長圍守之符堅乃使其將王鑒張蚝等率兵以救瑾屯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于肥水北溫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之瑾衆遂潰生擒之并其宗族數十人及朱輔送于京都而斬之瑾所侍養乞活數百人悉坑之以妻子為賞溫以功詔加班劔十人犒軍於路次文武論功賞賜各有差溫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溫

乃廢帝而立簡文帝詔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十萬絹二萬匹布二萬匹溫多所廢徙誅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時溫威勢愈赫侍中謝安見而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溫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溫兢懼不得一言而出初元明世郭璞為讖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禪謂成帝有子而以國祚傳弟又曰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一面兒者子

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為亘合成桓字也又曰爾來爾
來河內大縣爾來謂自爾已來為元始溫字元子也故
河內大縣溫也成康既崩桓氏始大故連言之又曰賴
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隕皇運其暮二子者元子道
子也溫志在篡奪事未成而死幸之也會稽王道子雖
首亂晉國而其死亦晉衰之由也故云痛也溫復還白
石上疏求歸姑孰詔曰夫乾坤體合而化成萬物二人
同心則不言所利古之哲王咸賴元輔姬旦光於四夷

而周道以隆伊尹格于皇天而殷化以洽大司馬明德
應期光大深遠上合天心含章時發用集大命在予一
人功美博陸道固萬世今進公丞相其大司馬本官皆
如故留公京都以鎮社稷溫固辭仍請還鎮遣侍中王
坦之徵溫入相增邑為萬戶又辭詔以西府經表真事
故軍用不足給世子熙布三萬匹米六萬斛又以熙弟
濟為給事中及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
得相見便來便來於是日一夜頻有四詔溫上疏曰

聖體不和以經積日愚心惶恐無所寄情夫盛衰常理
過備無害故漢高枕疾呂后問相孝武不豫霍光啓嗣
鳴噎以問身後蓋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賢時
譽惟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鑒內輔幼君外
禦彊寇實羣情之大懼然理盡於此陛下便宜崇授使
羣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陳力公私為宜至如臣温位
兼將相加陛下垂布衣之顧但朽邁疾病懼不支久無
所復堪託以後事疏未及奏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稟

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簡文臨終禪
位於已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怨
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
事之際日憤憤少懷及孝武即位詔曰先帝遺勅云事
大司馬如事吾令答表便可盡敬又詔大司馬社稷所
寄先帝託以家國內外衆事便就關公施行復遣謝安
徵溫入輔加前部羽葆鼓吹武賁六十人溫讓不受及
溫入朝赴山陵詔曰公勲德尊重師保朕躬兼有風患

其無敬又勅尚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于道側
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慄失色或云因此殺王謝內外
懷懼溫既至以盧悚入宮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責替
慢罪也於是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
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迷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
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答者言肥
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既為溫所廢死涓頗有
氣尚遂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溫疑而害之竟不

識也及是亦見涓為崇因而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日歸于姑孰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已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時年六十二皇太后與帝臨于朝堂三日詔賜九命袞冕之服及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祕器錢二百萬布二千匹蠟五百斤以供喪事及葬一依太宰安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賜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挽歌二部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優卹卽前南郡公增七千五

百戶進地方三百里賜錢五十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
追贈丞相初沖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伊等不
為汝所處分溫知己存彼不敢異害之無益於沖更失
時望所以息謀溫六子熙濟韻禕偉玄熙字伯道初為
世子後以才弱使沖領其衆及溫病熙與叔祕謀殺沖
沖知之徙于長沙濟字仲道與熙同謀俱徙長沙韻字
叔道賜爵臨賀公禕最愚不辨菽麥偉字幼道平厚篤
實居藩為士庶所懷歷使持節督荆益寧秦梁五州諸

軍事安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西昌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玄嗣爵別有傳

孟嘉

孟嘉字萬年江夏鄖人吳司空宗曾孫也嘉少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褚裒時為豫章太守正旦朝亮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亮

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竒嘉為裒所得乃益器焉後為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

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答曰漸
近使之然一坐咨嗟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卒
于家

史臣曰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
夙標令譽時既豺狼孔熾疆場多虞受寄扞城用恢威
略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峨獨剋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
洛汭脩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梟除凶逆
亦足以宣暢王靈既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

英猷不世勲績冠時扶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覷周鼎復欲立奇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略之乖違恥師徒之撓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不悖哉斯寶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寵沒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贊曰播越江濱政弱權分元子恃力處仲矜勲迹既陵
上志亦無君罪浮浞獯心窺舜禹樹威外略稱兵內侮
惟身與嗣竟懼齊斧

晉書卷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蒼會要卷四千一百二十八

史部

晉書卷九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六十九

桓玄

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罔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

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竒之故小名靈寶妳媪每抱詣温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兒温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為嗣襲爵南郡公年七歲温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冲冲撫玄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淚覆面衆並異之及長形貌瓌竒風神踈朗博綜藝術善屬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衆咸憚之朝廷亦疑而未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時議謂温有不臣之跡故折玄兄弟而為素官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

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棄官
歸國自以元勳之門而負謗於世乃上疏曰臣聞周公
大聖而四國流言樂毅王佐而被謗騎劫巷伯有豺獸
之慨蘇公興飄風之刺惡直醜正何代無之先臣蒙國
殊遇姻婭皇極常欲以身報德投袂乘機西平巴蜀北
清伊洛使竊號之寇繫頸北闕園陵修復大恥載雪飲
馬灞滻懸旌趙魏勒王之師功非一捷太和之末皇基
有潛移之懼遂乃奉順天人翼登聖朝明離既朗四凶

兼澄向使此功不建此事不成宗廟之事豈可孰念昔
太甲雖迷商祚無憂昌邑雖昏弊無三孽因茲而言晉
室之機危於殷漢先臣之功高於伊霍矣而負重既往
蒙謗清時聖世明王黜陟之道不聞廢忽顯明之功探
射冥冥之心啓媿謗之塗開邪枉之路也先臣勤王
艱難之勞匡復剋平之勲朝廷若其遺之臣亦不復計
也至於先帝龍飛九五陛下之所以繼明南面請問談
者誰之由邪誰之德邪豈惟晉室永安祖宗血食於陛

下一門實竒功也自頃權門日盛醜政實繁咸稱述時
旨互相扇附以臣之兄弟皆晉之罪人臣等復何理可
以苟存聖世何顏可以尸饗封祿若陛下忘先臣大造
之功信貝錦萋菲之說臣等自當奉還三封受戮市朝
然後下從先臣歸先帝於玄宮耳若陛下述遵先旨追
錄舊勲竊望少垂愷悌覆蓋之恩䟽寢不報玄在荆楚
積年優游無事荊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憚之及中書令
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內外騷動知王恭有憂國之

言玄潛有意於功業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為對唯患相弊之不速耳今既執權要與王緒相為表裏其所廻易罔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正情為朝野所重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為事首君為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為允咸謂君雖有思致非方伯人若發詔徵君為中書令用殷覬為荊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君謂計將安出玄曰國寶姦兇天下所知孝伯疾惡之情每至而當今日之會以理推之必當過

人君若密遣一人信說王恭宜興晉陽之師以內匡朝廷已當悉荆楚之衆順流而下推王為盟主僕等亦皆投袂當此無不響應此事既行桓文之舉也仲堪持疑未決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國寶既死於是兵罷玄乃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亦憚之不欲使在荆楚故順其意隆安初詔以玄督交廣二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玄受命不行其年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玄

仲堪謂恭事必剋捷一時響應仲堪給玄五千人與楊
佺期俱為前鋒軍至湓口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將軍
追獲之玄佺期至石頭仲堪至蕪湖恭將劉牢之背恭
歸順恭既死庾楷戰敗奔于玄軍既而詔以玄為江州
仲堪等皆被換易乃各迴舟西還屯于尋陽共相結約
推玄為盟主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
之牢之等朝廷深憚之乃免桓脩復仲堪以相和鮮初
玄在荊州豪縱士庶憚之甚於州牧仲堪親黨勸殺之

仲堪不聽及還尋陽資其聲地故推為盟主玄逾自矜
重佞期為人驕悍常自謂承藉華胄江表莫比而玄每
以寒士裁之佞期甚憾即欲於壇所襲玄仲堪惡佞期
兄弟虓勇恐剋玄之後復為己害苦禁之於是各奉詔
還鎮玄亦知佞期有異謀潛有吞并之計於是屯于夏
口隆安中詔加玄都督荊州四郡以兄偉為輔國將軍
南蠻校尉仲堪慮玄跋扈遂與佞期結婚為援初玄既
與仲堪佞期有隙恒慮掩襲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

其釁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佺期甚忿懼會姚興
侵洛陽佺期乃建牙聲云援洛密欲與仲堪共襲玄仲
堪雖外結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遣
從弟遁屯于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且不測
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蠻校尉楊廣佺期之兄也欲距桓
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加征虜將
軍佺期弟孜敬先為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召之既至以
為諮議叅軍玄於是興軍西征亦聲云救洛與仲堪書

說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逕造
金墉使仲堪收楊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計欲
兩全之既得玄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沔而行不得一
人入江也玄乃止後荊州大水仲堪振恤饑者倉廩空
竭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
之所鎮路經夏口玄聲云朝廷遣佺期為已前鋒乃授
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為內應偉惶
遽不知所為乃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令與玄

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為人不能專決常懷成敗之計
為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矣玄既至巴陵仲堪遣衆距
之為玄所敗玄進至楊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
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佺期自襄陽
來赴與兄廣共擊玄玄懼其銳乃退軍馬頭佺期等方
復追玄苦戰佺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鄮城玄遣將
軍馮該躡佺期獲之廣為人所縛送玄並殺之仲堪聞
佺期死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為該所得玄令

害之於是遂平荆雍乃表求領江荆二州詔以玄都督
荆襄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桓脩
為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揚豫
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輒以偉為冠軍將軍雍州刺
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之玄於是樹用腹心
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詔輒不許其後恩逼京都
玄建牙聚眾外託勤王實欲觀釁而進復上疏請討之
會恩已走玄又奉詔解嚴以偉為江州鎮夏口司馬刁

暢為輔國將軍督八郡鎮襄陽遣桓振皇甫敷馮該等
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立武寧郡更招集流
人立綏安郡又置諸郡丞詔徵廣州刺史刁達豫章太
守郭祖之玄皆留不遣自謂三分有二知勢運所歸屢
上禎祥以為已瑞初庾楷既奔于玄玄之求討孫恩也
以為右將軍玄既解嚴楷亦去職楷以玄方與朝廷構
怨恐事不剋禍及於已乃密結於後將軍元顯許為內
應元興初元顯稱詔伐玄玄從兄石生時為太傅長史

密書報玄玄本謂揚土饑饉孫恩未滅必未遑討已可得蓄力養衆觀釁而動既聞元顯將伐之甚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曰公英略威名振于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微弱者乎玄大悅乃留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率衆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克發玄既失人情而興師犯順慮衆不為用恒有迴旆之計既過尋陽

不見王師意甚悅其將吏亦振庾楷謀泄收繫之至姑

孰使其將馮該符宏皇甫敷索元等先攻譙王尚之尚

之敗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降玄至新亭元顯自潰玄

入京師矯詔曰義旗雲集罪在元顯太傅已別有教其

解嚴息甲以副義心又矯詔加已摠百揆侍中都督中

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又加假

黃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

郎四人甲仗二百人上殿玄表列太傅道子及元顯之

惡徙道子于安城郡害元顯于市於是玄入居太傅府
害太傅中郎毛泰泰弟游擊將軍邃太傅叅軍荀遜前
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道譙王尚之等流尚之
弟丹陽尹恢之廣晉伯允之驃騎長史王誕太傅主簿
毛遁等於交廣諸郡尋追害恢之允之于道以允偉為
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從兄謙為左僕射加
中軍將軍領選脩為右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石生為前
將軍江州刺史長史卞範之為建武將軍丹陽尹王謐

為中書令領軍將軍大赦改元為大亨玄讓丞相自署
太尉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又加袞冕之服綠綬綬增
班劔為六十人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奏不名玄將出
居姑孰訪之於衆王謐對曰公羊有言周公何以不之
魯欲天下一乎周也願靜根本以公旦為心玄善其對
而不能從遂大築城府臺館山池莫不壯麗乃出鎮焉
既至姑孰固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諮焉小事
則決於桓謙下範之自禍難屢構干戈不戢百姓厭之

思歸一統及玄初至也黜凡佞擢雋賢君子之道粗備
京師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擯宰輔豪奢縱欲衆務繁
興於是朝野失望人不安業時會稽饑荒玄令賑貸之
百姓散在江湖採稻內史王愉悉召之還請米米既不
多吏不時給頓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玄又害吳興太
守高素輔國將軍竺謙之謙之從兄高平相朗之輔國
將軍劉襲襲弟彭城内史季武冠軍將軍孫無終等皆
劉牢之之黨北府舊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及寧朔將

軍高雅之宰之子敬宣並奔慕容德玄諷朝廷以已平
元顯功封豫章公食安成郡地方二百二十五里邑七
千五百戶平仲堪佺期功封桂陽郡公地方七十五里
邑二千五百戶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改封息昇桂
陽郡公賜兄子俊降為西道縣公又發詔為桓溫諱有
姓名同者一皆改之贈其母馬氏豫章公太夫人元興
二年玄詐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許玄本無資
力而好為大言既不克行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裝無

他處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曰
書畫服玩既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當使
輕而易運衆咸笑之是歲玄兄偉卒贈開府驃騎將軍
以桓脩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說玄以桓脩兄弟職居
內外恐權傾天下玄納之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為西中
郎將荊州刺史偉服始以公除玄便作樂初奏玄撫節
慟哭既而收淚盡懼玄所親仗唯偉偉既死玄乃孤危
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天下欲速定篡逆殷仲文

卞範之等又共催促之於是先改授羣司解琅邪王司徒遷太宰加殊禮以桓謙為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尚書事王謚散騎常侍中書監領司徒桓胤中書令加桓脩散騎常侍撫軍大將軍置學官教授二品子弟數百人又矯詔加其相國總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門零陵滎陽桂陽衡陽義陽建平十郡為楚王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如故加九錫備物楚國置丞相已下一遵舊典又諷天子御前殿而策授焉玄屢偽讓詔遣百

僚敦勸又云當親降鑿與乃受命矯詔贈父温為楚王
南康公主為楚王后以平西長史劉瑾為尚書刁逵為
中領軍王嘏為太常殷叔文為左衛皇甫敷為右衛凡
眾官合六十餘人為楚官屬玄解平西豫州以平西文
武配相國府新野人庾仄聞玄受九錫乃起義兵襲馮
該於襄陽走之仄有眾七千於城南設壇祭祖宗七廟
南蠻叅軍庾彬安西叅軍楊道護江安令鄧襄子謀為
內應仄本仲堪黨桓偉既死石康未至故乘間而發江

陵震動桓濟之子亮起兵于羅縣自號平南將軍湘州
刺史以討仄為名南蠻校尉羊僧壽與石康共攻襄陽
仄眾散奔姚興彬等皆遇害長沙相陶延壽以亮乘亂
起兵遣收之玄徙亮于衡陽誅其同謀桓奧等玄偽上
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遣使宣旨玄又上表固請又
諷天子作手詔固留焉玄好逞偽辭塵穢簡牘皆此類
也謂代謝之際宜有禎祥乃密令所在上臨平湖開除
清朗使眾官集賀矯詔曰靈瑞之事非所敢聞也斯誠

相國至德故事為之應太平之化於是乎始六合同悅
情何可言又詐云江州甘露降王成基家竹上玄以歷
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
之為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
名為克隱議復肉刑斷錢貨迴復改異造革紛紜志無
一定條制森然動害政理性貪鄙好竒異尤愛寶物珠
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已
猶難逼奪之皆蒲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

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信悅諂譽逆忤讜言
或奪其所憎與其所愛十一月立矯制加其冕十有二
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
車置旄頭雲罕樂僂八佾設鍾虞宮縣妃為王后世子
為太子其女及孫爵命之號皆如舊制立乃多斥朝臣
為太宰僚佐又矯詔使王謚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璽
禪位於已又諷帝以禪位告廟出居永安宮移晉神主
于琅邪廟初立恐帝不肯為手詔又慮璽不可得逼臨

川王寶請帝自為手詔因奪取璽比臨軒璽已久出玄
甚喜百官到姑孰勸玄僭偽位玄偽讓朝臣固請玄乃
於城南七里立郊登壇篡位以玄牡告天百僚陪列而
儀注不備忘稱萬歲又不易帝諱榜為文告天皇后帝
云晉帝欽若景運敬順明命以命于玄夫天工人代帝
王所以興匪君莫治惟德司其元故承天理物必由一
統並聖不可以二君非賢不可以無主故世換五帝鼎
遷三代爰暨漢魏咸歸勳烈晉自中葉仍世多故海西

之亂皇祚殆移九伐廓寧之功升明黜陟之勲微禹之
德左衽將及太元之末君子道消積釁基亂鍾于隆安
禍延士庶理絕人倫玄雖身在草澤見棄時班義情理
感胡能無慨投袂剋清之勞阿衡撥亂之績皆仰憑先
德遺愛之利玄何功焉屬當理運之會猥集樂推之數
以寡昧之身踵下武之重膺草萊之始託王公之上誠
仰藉洪基德漸有由夕惕祇懷罔知攸厝君位不可以
久虛人神不可以乏饗是用敢不奉以欽恭大禮敬簡

良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綏民望式孚萬邦惟明
靈是饗乃下書曰夫三才相資天人所以成功理由一
統貞夫所以司契帝王之興其源深矣自三五已降世
代參差雖所由或殊其歸一也朕皇考宣武王聖德高
邈誕啓洪基景命攸歸理貫自昔中間屯險弗克負荷
仰瞻宏業殆若綴旒藉否終之運遇時來之會用獲除
姦救溺拯拔人倫晉氏以多難荐臻厯數唯既典章唐
虞之準述遵漢魏之則用集天祿於朕躬惟德不敏辭

不獲命稽若令典遂升壇燎于南郊受祿于文祖思覃
斯慶願與億兆聿茲更始於是大赦改元永始賜天下
爵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
五斛其賞賜之制徒設空文無其實也初出偽詔改年
為建始右丞王悠之曰建始趙王倫偽號也又改為永
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
又下書曰夫三恪作賓有自來矣爰暨漢魏咸建疆宇
晉氏欽若歷數禪位于朕躬宜則是古訓授茲茅土以

南康之平固縣奉晉帝為平固王車旗正朔一如舊典
遷帝居尋陽即陳留王處鄴宮故事降永安皇后為零
陵君琅邪王為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為彭澤縣侯追尊
其父溫宣武皇帝廟稱太祖南康公主為宣皇后封子
昇為豫章郡王叔父雲孫放之為寧都縣王豁孫稚玉
為臨沆縣王豁次子石康為右將軍武陵郡王祕子蔚
為醴陵縣王贈沖太傅宣城郡王加殊禮依晉安平王
故事以孫胤襲爵為吏部尚書沖次子謙為揚州刺史

新安郡王謙弟脩為撫軍大將軍安成郡王允欽臨賀
縣王禕富陽縣王贈偉侍中大將軍義興郡王以子濬
襲爵為輔國將軍濬弟邈西昌縣王封王謚為武昌公
班劔二十人卞範之為臨汝公殷仲文為東興公馮該
為魚復侯又降始安郡公為縣公長沙為臨湘縣公廬
陵為巴丘縣公各千戶其康樂武昌南昌望蔡建興永
脩觀陽皆降封百戶公侯之號如故又普進諸征鎮軍
號各有差以相國左長史王綏為中書令崇桓謙母庾

氏為宣城太妃加殊禮給以輦乘號溫墓曰永崇陵置
守衛四十人立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於旗儀飾皆傾偃
及小會于西堂設妓樂殿上施絳綾帳縷黃金為顏四
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流蘇羣臣竊相謂曰此頗似
輜車亦王莽僂蓋之流也龍角所謂亢龍有悔者也又
造金根車駕六馬是月立臨聽訟觀閱囚徒罪無輕重
多被原放有干輿乞者時或卹之其好行小惠如此自
以水德壬辰臘子祖改尚書都官郎為賊曹又增置五

校三將及彊弩積射武衛官元興三年玄之永始二年也尚書答春菟字誤為春菟凡所關署皆被降黜玄大綱不理而糾擿纖微皆此類也以其妻劉氏為皇后將脩殿宇乃移入東宮又開東掖平昌廣莫及宮殿諸門皆為三道更造大輦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舁之性好畋遊以體大不堪乘馬又作徘徊輿施轉關令迴動無滯既不追尊祖曾疑其禮儀問於羣臣散騎常侍徐廣據晉典宜追立七廟又敬其父則子悅位彌高者情禮

得申道愈廣者納敬必普也玄曰禮云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然則太祖必居廟之主也昭穆皆自下之稱則非逆數可知也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如晉室之廟則宣帝在昭穆之列不得在太祖之位昭穆既錯太祖無寄失之遠矣玄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廟見譏於前史遂以一廟矯之郊廟齋二日而已秘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又毀晉小廟以廣臺榭其庶母蒸嘗靡有定所忌日見賓客

遊宴唯至亡時一哭而已暮服之內不廢音樂玄出遊水門飄風飛其儀蓋夜濤水入石頭大桁流壞殺人甚多大風吹朱雀門樓上層墜地玄自篡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晝兄偉葬日旦哭晚遊或一日之中屢出馳騁性又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馬省前禁內謹雜無復朝廷之體於是百姓疲苦朝野勞瘁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裕等斬桓脩於京口斬桓弘于廣陵河內太守辛扈

興弘農太守王元德振威將軍童厚之竟陵太守劉邁
謀為內應至期裕遣周安穆報之而邁惶遽遂以告玄
玄震駭即殺扈興等安穆馳去得免封邁安重侯一宿
又殺之裕率義軍至竹里玄移還上宮百僚步從召侍
官皆入止省中赦揚豫徐兗青冀六州加桓謙征討都
督假節以殷仲文代桓脩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
軍皇甫敷北距義軍裕等於江乘與戰臨陣斬甫之進
至羅洛橋與敷戰復梟其首玄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

人推算數為厭勝之法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為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失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愈忿懼使桓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貫油帔登山分張旗幟數道並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惶遣武衛將軍庾頤之配以精卒副援

諸軍于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烟塵張天鼓譟之音震

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進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親

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西

至石頭使殷仲文具船相與南奔初玄在姑孰將相星

屢有變篡位之夕月及太白又入羽林玄甚惡之及敗

走腹心勸其戰玄不暇答直以策指天而經日不得食

左右進以麤飯咽不能下昇時年數歲抱玄胸而撫之

玄悲不自勝劉裕以武陵王遵攝萬幾立行臺總百官

遣劉毅劉道規躡玄誅玄諸兄子及石康兄權振兄洪等玄至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殷仲文自後至望見玄舟旌旗輿服備帝者之儀歎息曰敗中復振故可也玄於是逼乘輿西上桓歆聚黨向歷陽宣城內史諸葛長民擊破之玄於道作起居注叙其距義軍之事自謂經略指授算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於是不遑與羣下謀議唯耽思誦述宣示遠近玄至江陵石康納之張幔屋于城南署置百官以

卞範之為尚書僕射其餘職多用輕資於是大修舟師
曾未三旬衆且二萬樓船器械甚盛謂其羣黨曰卿等
並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觀卿
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
肅遂輕怒妄殺人多離怨殷仲文諫曰陛下少播英譽
遠近所服遂掃平荆雍一匡京室聲被八荒矣既據有
極位而遇此圯運非為威不足也百姓喁喁想望皇澤
宜弘仁風以收物情玄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

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羣小愚惑妄生是非
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玄左右稱玄為桓詔
桓胤諫曰詔者施於辭令不以為稱謂也漢魏之主皆
無此言唯聞北虜以苻堅為苻詔耳願陛下稽古帝則
令萬世可法玄曰此事已行今宣勅罷之更為不祥必
其宜草可待事平也荊州郡守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
有匪寧之辭玄悉不受仍乃更令所在表賀遷都玄遣
游擊將軍何澹之武衛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

就郭銓以數千人守湓口又遣輔國將軍桓振徃義陽聚衆至弋陽為龍驤將軍胡譁所破振單騎走還何無忌劉道規等破郭銓何澹之郭昶之於桑落洲進師尋陽玄率舟艦二百發江陵使苻宏羊僧壽為前鋒以鄱陽太守徐放為散騎常侍欲遣說解義軍謂放曰諸人不識天命致此妄作遂懼禍屯結不能自反卿三州所信可明示朕心若退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江水在此朕不食言放對曰劉裕為唱端之主

劉毅兄為陛下所誅並不可說也輒當申聖旨於何無
忌玄曰卿使若有功當以吳興相叙放遂受使入無忌
軍魏詠之破桓歆于歷陽諸葛長民又敗歆于芍陂歆
單馬渡淮毅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與玄戰於崢
嶸洲于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衄常漾輕
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鬪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
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郭銓歸降玄故將劉統馮稚等
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

之玄留永安皇后及皇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玄艦求
出別船收集散軍因叛玄奉二后奔于夏口玄入江陵
城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欲出漢川投梁州刺史桓
希而人情乖阻制令不行玄乘馬出城至門左右於閤
中斫之不中前後相殺交橫玄僅得至船於是荊州別
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
時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祐之叅軍費恬送弟璠喪
葬江陵有衆二百璩弟子脩之為玄屯騎校尉誘玄以

入蜀玄從之達枚回洲恬與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玄
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玄並中數十箭而死玄被
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拔頭
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
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又斬石康及濬等五級庾
頤之戰死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市
斬之初玄在宮中恒覺不安若為鬼神所擾語其所親
云恐已當死故與時競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

十日而冠姜具及玄建國於楚衡陽屬焉自篡盜至敗時凡八旬矣其時有童謠云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其凶兆符會如此郎君謂元顯也是月王騰之奉帝入居太府桓謙亦聚衆沮中為玄舉哀立喪庭偽謚為武悼皇帝毅等傳送玄首梟于大桁百姓觀者莫不欣幸何無忌等攻桓謙于馬頭桓蔚于龍洲皆破之義軍乘勝競進振該等距戰於靈溪道規等敗績死沒者千餘人義軍退次尋陽更繕舟甲毛璩自領

梁州遣將攻漢中殺桓希江夏相張暢之高平太守劉
懷肅攻何澹之于西塞磯破之振遣桓蔚代王曠守襄
陽道規進討武昌破偽太守王旻魏詠之劉藩破桓石
綏於白茅義軍發尋陽桓亮自號江州刺史侵豫章時
江州刺史劉敬宣討走之義軍進次夏口偽鎮東將軍
馮該等守夏口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輔國將軍桓
山客守偃月壘劉毅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與檀
祗列艦中流以防越逸義軍騰赴叫聲動山谷自辰及

午二城俱潰馮該散走生擒山客毅等平巴陵毛璩遣涪陵太守文處茂東下振遣桓放之為益州屯夷陵處茂距戰故之敗走還江陵義熙元年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襄陽破偽雍州刺史桓蔚無忌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帝出營江津魯宗之率衆於柞溪破偽武賁中郎溫楷進至紀南振自擊宗之宗之失利時蜀軍據靈溪毅率無忌道規等破馮該軍推鋒而前即平江陵振見火起知城已陷乃與謙等北走是日安帝

反正大赦天下唯逆黨就戮詔特免桓胤一人桓亮自
豫章自號鎮南將軍湘州刺史苻宏寇安成廬陵劉敬
宣遣將討之宏走入湘中二月桓謙何澹之溫楷等奔
于姚興桓振與宏出自潁城襲破江陵劉懷肅自雲杜
伐振等破之廣武將軍唐興斬振及偽輔國將軍桓珍
毅於臨漳斬偽零陵太守劉叔祖桓亮苻宏復出寇湘
中害郡守長史檀祗討宏於湘東斬之廣武將軍郭彌
斬亮於益陽其餘擁衆假號皆討平之詔徙桓胤及諸

黨與於新安諸郡三年東陽太守殷仲文與永嘉太守駱球謀反欲建桓胤為嗣曹靖之桓石松卞承之劉延祖等潛相交結劉裕以次收斬之并誅其家屬後桓謙走入蜀蜀賊譙縱以謙為荊州刺史使率兵而下荆楚之衆多應之謙至枝江荊州刺史劉道規斬之梁州刺史傅歆又斬桓石綏桓氏遂滅

卞範之

卞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也識悟聰敏見美於當世

太元中自丹陽丞為始安太守桓玄少與之遊及玄為江州引為長史委以心膂之任潛謀密計莫不決之後玄將為篡亂以範之為丹陽尹範之與殷仲文陰撰策命進範之為征虜將軍散騎常侍玄僭位以範之為侍中班劍二十人進號後將軍封臨汝縣公其禪詔即範之文也玄既奢侈無度範之亦盛營館第自以佐命元勳深懷矜伐以富貴驕人子弟傲慢衆咸畏嫉之義軍起範之屯兵於覆舟山西為劉毅所敗隨玄西走玄又

以範之為尚書僕射玄為劉毅等所敗左右分散唯範之在側玄平斬於江陵

殷仲文

殷仲文南蠻校尉覲之弟也少有才藻美容貌從兄仲堪薦之於會稽王道子即引為驃騎參軍甚相賞待俄轉諮議參軍後為元顯征虜長史會桓玄與朝廷有隙玄之姊仲文之妻疑而間之左遷新安太守仲文於玄雖為姻親而素不交密及聞玄平京師便棄郡投馬玄

甚悅之以為諮議叅軍時王謚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而寵遇隆重兼於王卞矣玄將為亂使總領詔命以為侍中領左衛將軍玄九錫仲文之辭也初玄篡位入宮其牀忽陷羣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噐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為劉裕所敗隨玄西走其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為土至巴陵因奉二后投義軍而

為鎮軍長史轉尚書帝初反正抗表自解曰臣聞洪波
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
於巨力質微則無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實非
所敢譬昔桓玄之代誠復驅逼者衆至如微臣罪實深
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
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偽封錫文篡事曾無獨固名
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會鎮
軍將軍劉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佇一戮於微命申三

驅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又申之以繫維于時皇輿否
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是以僂俛從事自同人今宸
極反正唯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
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離闕庭乃心慕
戀詔不許仲文因月朔與衆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
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
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混之徒疇昔所輕者並皆比肩
常怏怏不得志忽遷為東陽太守意彌不平劉毅愛才

好士深相禮接臨當之郡游宴彌日行至富陽慨然歎
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符何無忌甚慕之東陽
無忌所統仲文許當便道修謁無忌故益欽遲之令府
中命文人殷闡孔寗子之徒撰義構文以俟其至仲文
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已大怒思中傷之時
屬慕容超南侵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
之疾北虜不足為憂義熙三年又以仲文與駱球等謀
反及其弟南蠻校尉叔文並伏誅仲文時照鏡不見其

面數日而遇禍仲文善屬文為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
殷仲文讀書半表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
書少也

史臣曰桓玄篡凶父之餘基挾姦回之本性含怒於失
職包藏其豕心抗表以稱寃登高以發憤觀釁而動竊
圖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得據全
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之醜營縱
其狙詐之計扇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稱兵內侮天常

喪亂兇力寔繁踰年之間奄傾晉祚自謂法堯禪舜改
物君臨鼎業方隆卜年惟永俄而義旗電發忠勇雷奔
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兇渠即戮更延墜歷復振頽
綱是知神器不可以闇干天祿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
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宮鳳歷表其祥彤雲玄石
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享鴻名允徯后之心副樂推
之望若桓玄之么麼豈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
絕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贊曰靈寶隱賊世載允德信順未字姦回是則肆逆遷
鼎憑威縱慝違天虐人覆宗殄國

晉書卷九十九

謹案卷九十八第十四頁前二行當與宿衛同列
三番毛本列作例

第二十五頁後六行及為輔國將軍桓珍毅於臨
章按毛本章作漳



金
方
印
之
三

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藍嘉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一百



詳校官內閣侍讀_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二十九

史部

晉書卷一百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傳第七十

王彌

王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頡魏玄菟太守武帝時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

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賊劉伯根起於東萊之愷縣，彌率家僮從之。伯根以為長史，伯根死，聚徒海渚為苟純所敗。亡入長廣山，為羣賊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為飛豹。後引兵入寇青兗州，刺史苟晞逆擊大破之。彌退，集亡散眾，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能克。彌進兵寇泰山、魯國、譙、梁、陳、汝南、潁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械。所在陷沒，多殺守令，有眾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

亂進逼洛陽京邑大震宮城門晝閉司徒王衍等率百
官距守彌屯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靈
曰晉兵尚彊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為質子我與之周旋
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
歸元海元海聞而大悅遣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
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
遲望將軍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
將軍及彌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謂彌曰孤本謂將軍

如竇周等耳今真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
軍如魚之有水於是署彌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彌固
辭使隨劉曜寇河內又與石勒攻臨漳永嘉初寇上黨
圍壺關東海王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安豐太守衛乾等
討之及彌戰于高都長平間大敗之死者十六七元海
進彌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與劉曜石勒等攻魏郡汲
郡頓丘陷五十餘壁皆調為軍士又與勒攻鄴安北將
軍和郁棄城而走懷帝遣北中郎將裴憲次白馬討彌

車騎將軍王堪次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次太陽討
元海武部將軍彭默為劉聰所敗見害衆軍皆退聰渡
黃河帝遣司隸校尉劉暉將軍宋抽等距之皆不能抗
彌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東海王越距戰於西明門
彌等敗走彌復以二千騎寇襄城諸縣河東平陽弘農
上黨諸流人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
為舊居人所不禮皆焚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
彌又以二萬人會石勒寇陳郡潁川屯陽翟遣弟璋與

石勒共寇徐兗因破越軍彌復與曜寇襄城遂逼京師
時京邑大饑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陰曜彌等遂
陷宮城至太極前殿縱兵大掠幽帝於端門逼辱羊皇
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墓焚燒宮廟城府蕩盡百官及
男女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于平陽彌之掠也曜禁
之彌不從曜斬其牙門王延以徇彌怒與曜阻兵相攻
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
事業甫爾便相攻討何面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

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
願明將軍以為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
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結分如初彌
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為朱建矣
豈况范生乎各賜嵩金百斤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
山河四險之固城池宮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
不從焚燒而去彌怒曰屠販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奈
天下何遂引衆東屯項關初曜以彌先入洛不待已怨

之至是嫌隙遂構劉暉說彌還據青州彌然之乃以左
長史曹窺為鎮東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里招
誘亡命且迎其室彌將徐邈高梁輒率部曲數千人隨
窺去彌益衰弱初石勒惡彌驍勇常密為之備彌之破
洛陽也多遺勒美女寶貨以結之時勒擒苟晞以為左
司馬彌謂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為公
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彌陰圖之劉暉又
勸彌徵曹窺藉其眾以誅勒於是彌使暉詣青州令曹

疑引兵會已而詐要勒共向青州暉至東阿為勒游騎所獲勒見彌與疑書大怒乃殺暉彌未之知勒伏兵襲彌殺之并其衆

張昌

張昌本義陽蠻也少為平氏縣吏武力過人每自占卜言應當富貴好論攻戰儕類咸共笑之及李流寇蜀昌潛遁半年聚黨數千人盜得幢麾詐言臺遣其募人討流會壬午詔書發武勇以赴益土號曰壬午兵自天下

多難數術者云當有帝王興於江左及此調發人咸不
樂西征昌黨因之誑惑百姓各不肯去而詔書催遣嚴
速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縣官長皆
躬出驅逐展轉不遠屯聚而為劫掠是歲江夏大稔流
人就食者數千口太安二年昌於安陸縣石巖山屯聚
去郡八十里諸流人及避戍役者多往從之昌乃易姓
名為李辰太守弓欽遣軍就討輒為所破昌徒衆日多
遂來攻郡欽出戰大敗乃將家南奔沔口鎮南大將軍

新野王歆遣騎督靳滿討昌於隨郡西大戰滿敗走昌
得其器械據有江夏即其府庫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
山都縣吏丘沈遇於江夏昌名之為聖人盛車服出迎
之立為天子置百官沈易姓名為劉尼稱漢後以昌為
相國昌兄味為車騎將軍弟放廣武將軍各領兵於石
巖中作宮殿又於巖上織竹為鳥形衣以五綵聚肉於
其傍衆鳥羣集詐云鳳皇降又言珠袍玉璽鐵券金鼓
自然而至乃下赦書建元神鳳郊祀服色依漢故事其

有不應其募者族誅又流訛言云江淮已南當圖反逆
官軍大起悉誅討之羣小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沔間
一時焱起豎牙旗鳴鼓角以應昌旬月之間衆十三萬
皆以絳科頭搢之以毛江夏義陽士庶莫不從之惟江
夏舊姓江安令王偃秀才呂旻不從昌以三公位徵之
偃旻密將宗室北奔汝南投豫州刺史劉喬鄉人期思
令李權常安令吳鳳孝廉吳暢糾合善士得五百餘家
追隨偃等不豫妖逆新野王歆上言妖賊張昌劉尼妄

稱神聖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
臺勅諸軍三道救助於是劉喬率諸軍據汝南以禦賊
前將軍趙驤領精卒八千據宛助平南將軍羊伊距守
昌遣其將軍黃林為大都督率二萬人向豫州前驅李
宮欲掠取汝水居人喬遣將軍李楊逆擊大破之林等
東攻弋陽太守梁桓嬰城固守又遣其將馬武破武昌
害太守昌自領其衆西攻宛破趙驤害羊伊進攻襄陽
害新野王歆昌別率石冰東破江揚二州偽置守長當

時五州之境皆畏逼從逆又遣其將陳貞陳蘭張甫等
攻長沙湘東零陵諸郡昌雖跨帶五州樹立牧守皆盜
桀小人而無禁制但以劫掠為務人情漸離是歲詔以
寧朔將軍領南蠻校尉劉弘鎮宛弘遣司馬陶侃叅軍
蒯桓皮初等率眾討昌於竟陵劉喬又遣將軍李楊督
護尹奉總兵向江夏侃等與昌苦戰累日大破之納降
萬計昌乃沉竄于下雋山明年秋乃擒之傳首京師同
黨並夷三族

陳敏

陳敏字令通廬江人也少有幹能以部廩吏補尚書倉部令史及趙王倫篡逆三王起義兵久屯不散京師倉廩空虛敏建議曰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從之以敏為合肥度支遷廣陵度支張昌之亂遣其將石冰等趣壽春都督劉準憂惶計無所出時敏統大軍在壽春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遠戍故逼迫成賊烏合之衆其勢

易離敏請合率運兵公分配衆力破之必矣準乃益敏
兵擊之破吳弘石冰等敏遂乘勝逐北戰數十合時冰
衆十倍敏以少擊衆每戰皆尅遂至揚州廻討徐州賊
封雲雲將張統斬雲降敏以功為廣陵相時惠帝幸長
安四方交爭敏遂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聞之怒曰滅
我門者必此兒也父亡去職東海王越當西迎大駕承
制起敏為右將軍假節前鋒都督致書於敏曰將軍建
謀富國則有大漕之勲及遭冰昌之亂則首率義徒以

寡敵衆外無彊兵之援內無運籌之侶隻身挺立雄畧
從橫擢竒謀於馬首奮靈計於臨危金聲振於江外精
光赫于揚楚攻堅陷險三十餘戰師徒無虧勅敵自滅
五州復全苞茅入貢豈非將軍之功力哉今羯賊屯結
遊魂河濟鼠伏雉竄藏匿陳留始欲姦盜終圖不軌將
軍孫吳之術既明已試之功先著孤與將軍情分特隆
想割草土之哀抑難居之思捨經執戈來卹國難天子
遠巡鑿輿未反引領東眷有懷山陵當憑將軍戮力王

輅有旋將軍率將所領承書風發米布軍資惟將軍所
運時越討豫州刺史劉喬敏引兵會之與越俱敗於蕭
敏因中國大亂遂請東歸收兵據歷陽會吳王常侍甘
卓自洛至教卓假稱皇太弟命拜敏為揚州刺史并假
江東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為將軍郡守榮並偽從之
敏為息娶卓女遂相為表裏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
王廣等皆棄官奔走敏弟昶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
之敏不從昶將精兵數萬據烏江弟恢率錢端等南寇

江州刺史應邈奔走弟斌東略諸郡遂據有吳越之地
敏命寮佐以已為都督江東軍事大司馬楚公封十郡
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自江入河奉迎鑿駕東海王軍諮
祭酒華譚聞敏自相署置而顧榮等並江東首望悉受
敏官爵乃遺榮等書曰石冰之亂朝廷錄敏微功故加
越次之禮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效而本性
凶狡素無識達貪榮干運逆天而動阻兵作威盜據吳
會內用凶弟外委軍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

過禮之惠天道伐惡人神所不祐雖阻長江命危朝露
忠節令圖君子高行屈節附逆義士所恥王蠋匹夫志
不可屈於期慕義隕首燕庭况吳會仁人並受國寵或
剖符名郡或列為近臣而便辱身姦人之朝降節逆叛
之黨稽顙屈膝不亦羞乎昔龔勝絕粒不食莽朝魯連
赴海恥為秦臣君子義行同符千載遙度雅量豈獨是
安昔吳之武烈稱美一代雖奮竒宛葉亦受折襄陽討
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發怒命訖丹徒賴先王承運雄

謀天挺尚內倚慈母仁明之教外杖子布廷爭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全之族故能鞭笞百越稱制南州然兵家之興不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入臣今以陳敏倉部令史七第頑冗六品下才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諸君垂頭不能建翟義之謀而顧生俛眉已受羈絆之辱皇輿東軒行即紫館百寮垂纓雲翔鳳闕廟勝之謀潛運帷幄然後發荊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耀威

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陽擒
寇建鄴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小寇隔津音符道
闊引領南望情存舊懷忠義之人何世蔑有夫危而不
能安亡而不能存將何貴乎永長宿德情所素重彥先
垂髮分著金石公胄早交恩紀特隆令伯義聲親好密
結上欲與諸賢效翼紫宸建功帝籍如其不爾亦可泛
舟河渭擊楫清歌何為辱身小寇之手以蹈逆亂之禍
乎昔為同志今已殊域往為一體今成異身瞻江長嘆

非子誰思願圖良策以存嘉謀也敏凡才無遠略一旦據有江東刑政無章不為英俊所服且子弟凶暴所在為患周玘顧榮之徒常懼禍敗又得譚書皆有慚色玘榮遣使密報征東大將軍劉準遣兵臨江已為內應準遣揚州刺史劉機寧遠將軍衡彥等出歷陽敏使弟昶及將軍錢廣次烏江以距之又遣弟閔為歷陽太守戍牛渚錢廣家在長城玘鄉人也玘潛使圖昶廣遣其屬何康錢象投募送白事於昶昶傾頭視書康揮刀斬之

稱州下已殺敏敢有動者誅二族吹角為內應廣先勒
兵在朱雀橋陳兵水南玘榮又說甘卓卓遂背敏敏率
萬餘人將與卓戰未獲濟榮以白羽扇麾之敏衆潰散
敏單騎東奔至江乘為義兵所斬母及妻子皆伏誅於
是會稽諸郡並殺敏諸弟無遺焉

王如

王如京兆新豐人也初為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時諸
流人有詔並遣還鄉里如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

軍山簡南中郎將杜弼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發如遂
潛結諸無賴少年夜襲二軍破之杜弼悉衆擊如戰于
涅陽弼軍大敗山簡不能禦移屯夏口如又破襄城於
是南安龐寔馮翊嚴嶷長安侯脫等各帥其黨攻諸城
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
司雍二州牧如懼石勒之攻已也乃厚賄於勒結為兄
弟勒又假其彊而納之時侯脫據宛與如不協如說勒
曰侯脫雖名漢臣其實漢賊如常恐其來襲兄宜備之

勒素怒脫貳已憚如唇齒故不攻之及聞如言甚悅遂夜令三軍蓐食待命鷄鳴而駕後出者斬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尅之勒遂斬脫如於是大掠沔漢進逼襄陽征南山簡使將趙同帥師擊之經年不能尅智力並屈遂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如連年種穀皆化為莠軍中大饑其黨互相攻劫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出歸于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武請敦配已麾下敦曰此輩尪險難蓄汝性忌急不能

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諸左右甚加寵遇如
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鬪爭為過失稜果不容而杖之如
甚以為恥初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其異已
及敦聞如為稜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殺稜如詣稜
因閑宴請劍舞為歡稜從之如於是舞刀為戲漸漸來
前稜惡而呵之不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敦聞
而陽驚亦捕如誅之

杜曾

杜曾新野人南中郎將蔡之從祖弟也少驍勇絕人能
被甲游於水中始為新野王歆鎮南叅軍歷華容令至
南蠻司馬凡有戰陣勇冠三軍會永嘉之亂荊州荒梗
故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自號楚公假曾竟陵太守
亢後與其黨自相猜貳誅其驍將數十人曾心自不安
潛謀圖之乃卑身屈節以事於亢亢弗之覺甚信任之
會荊州賊王冲自號荊州刺史部衆亦盛屢遣兵抄亢
所統亢患之問計於曾曾勸令擊之亢以為然曾白亢

取帳下刀戟付工磨之因潛引王沖之兵亢遣精騎出
距沖城中空虛曾因斬亢而并其衆自號南中郎將領
竟陵太守曾求南郡太守劉務女不得盡滅其家會愍
帝遣第五猗為安南將軍荊州刺史曾迎猗於襄陽為
兄子娶猗女遂分據沔漢時陶侃新破杜弢乘勝擊曾
有輕曾之色侃司馬魯恬言於侃曰古人爭戰先料其
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軍圍
之於石城時曾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曾密開門突侃陣

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百人曾將趨
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既而致箋於平南將軍荀崧
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納之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
將之卒皆豺狼也可謂鷓鴣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
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曾為外援不從
侃言曾復率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下而還及
王廙為荊州刺史曾距之廙使將朱軌趙誘擊曾皆為
曾所殺王敦遣周訪討之屢戰不能尅訪潛遣人緣山

開道出曾不意以襲之曾衆潰其將馬雋蘇溫等執曾
詣訪降訪欲生致武昌而朱軌息昌趙誘息胤皆乞曾
以復寃於是斬曾而昌胤鬻其肉而噉之

杜弢

杜弢字景文蜀郡成都人也祖植有名蜀土武帝時為
符節令父聆略陽護軍弢初以才學著稱州舉秀才遭
李庠之亂避地南平太守應詹愛其才而禮之後為醴
陵令時巴蜀流人汝班蹇碩等數萬家布在荆湘間而

為舊百姓之所侵苦並懷怨恨會蜀賊李驤殺縣令屯聚樂鄉衆數百人弋與應詹擊驤破之蜀人杜疇蹇撫等復擾湘州叅軍馮素與汝班不協言於刺史荀眺曰流人皆欲反眺以為然欲盡誅流人班等懼死聚衆以應疇疇弋在湘中賊衆共推弋為主弋自稱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湘州刺史攻破郡縣眺委城走廣州廣州刺史郭訥遣始興太守嚴佐率衆攻弋弋逆擊破之荊州刺史王澄復遣王機擊弋敗於巴陵弋遂縱兵肆暴

偽降於山簡簡以為廣漢太守眺之走也州人推安城

太守郭察領州事因率衆討弢反為所敗察死之弢遂

南破零陵東侵武昌害長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鑿

邵陵太守鄭融等元帝命征南將軍王敦荊州刺史陶

侃等討之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物故於是請降帝不

許弢乃遺應詹書曰天步艱難始自吾州州黨流移在

於荆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遺頓伏死亡者略復過半備

嘗荼毒足下之所鑿也客主難久嫌隙易構不謂樂鄉

起變出於不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擒其黨帥惟患
算不經遠力不陷堅耳及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
欲守善自衛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尋山公鎮夏口
即具陳之此公鑒開塞之會察窮通之運納吾於衆疑
之中非高識玄覩孰能若此西州人士得沐浴於清流
豈惟滌蕩瑕穢乃骨肉之施此公薨逝斯事中廢賢愚
痛毒竊心自悼欲遣滕永文張休豫詣大府備列起事
以來本末但恐貪功徇名之徒將讒間於聖主之聽戮

吾使於市朝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而甘陶卒至
水陸十萬旌旗曜於山澤舟艦盈於三江威則威矣然
吾衆竊未以為懼晉文伐原以全信為本故能使諸侯
歸之陶侃宣赦書而繼之以進討豈所以崇奉明詔示
軌憲於四海逼向義之夫以為叛逆之虜蹈思善之衆
以極不赦之責非不戰而屈人之算也驅略烏合欲與
必死者求一戰未見爭衡之機權也吾之赤心貫於神
明西州人士卿粗悉之耳寧當今抱枉於時不證於大

府邪昔虞卿不禁大國之相與魏齊同其安危司馬遷
明言於李陵雖刑殘而無慨足下抗威千里聲播汶衡
進宜為國思靖難之略退與舊交措枉直之正不亦綽
然有餘裕乎望卿騰吾箋令時達盟府遣大使光臨使
吾得披露肝膽沒身何恨哉伏想盟府必結紐於紀綱
為一匡於聖世使吾廁列義徒負戈前驅迎皇輿於閭
闔掃長蛇於荒裔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若然先清方
夏却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糧使汴流西歸夷李雄之逋

寇修禹貢之舊獻展微勞以補往愆復州邦以謝鄰國
亦其志也惟所裁處耳吾遠州寒士與足下出處殊倫
誠不足感神交而濟其傾危但顯吾忠誠則汶嶽荷忠
順之恕衡湘無伐叛之虞隆足下宏納之望拯吾徒陷
溺之艱焉可金玉其音哉然顛顛十餘萬口亦勞瘁於
警備思放逸於南畝矣衡嶽江湘列吾左右若往言有
貳血誠不亮益梁受殃不惟鄙門而已唇甚哀之乃啟
呈笈書并上言曰笈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優幹

事兼美往因使流寓居詹郡界其貞心堅白詹所委究
李驥為變樂鄉劫略良善歿時出家財招募忠勇登壇
歃血義誠慷慨會驥攻燒南平歿遂東下巴漢與湘中
鄉人相遇推其素望遂相憑結論歿本情非首作亂階
者也然破湘川實歿之罪亦由兵交其間遂使滋蔓按
歿今書血誠亦至矣昔朱鮪自疑於洛陽光武指河水
以明心鮪感義歸誠終展力報施受封侯之寵由怨過
以錄功也詹竊謂今者當圮運之會思弘遠猷故齊赦

射鈞之誅晉貫斬祛之戮用能濟翼戴之高勲隆一匡之美譽況弢等素無斯愆而稽顙投命邪以為可遣大使宣揚聖旨雲澤沾之於上百姓沐浴於下則上下交泰江左無風塵之虞矣帝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宣詔書大赦凡諸反逆一皆除之加弢巴東監軍弢受命後諸將殉功者攻擊之不已弢不勝憤怒遂殺運而使其將王真領精卒三千為奇兵出江南向武陵斷官軍運路陶侃使伏波將軍鄭攀邀擊大破之真步走

湘城於是侃等諸軍齊進真遂降侃衆黨散潰殺乃逃遁不知所在

王機

兄矩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也父毅廣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機美姿儀倣儻有度量陳恢之亂機年十七率衆擊破之常慕王澄為人澄亦雅知之以為已亞遂與友善內綜心膂外為牙爪尋用為成都內史機終日醉酒不存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騷動會澄遇害機懼禍及又

屬杜弢所在發墓而獨為機守冢機益自疑就王敦求
廣州敦不許會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機為刺史機遂
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州部將溫邵率衆迎機敦
遣將軍葛幽追之及於廬陵機叱幽曰何以敢來欲取
死邪幽不敢逼而歸敦訥聞邵之納機也乃遣兵擊邵
反為所破訥又遣機父兄時吏距之咸倒戈迎機訥衆
皆散乃握節而避機機遂入城就訥求節訥歎曰昔蘇
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為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

自可遣兵來取之機慙而止機自以篡州懼為王敦所討乃更求交州時杜弢餘黨杜弘奔臨賀送金數千兩與機求討桂林賊以自效機為列上朝廷許之王敦以機難制又欲因機討梁碩故以降杜弘之勲轉為交州刺史碩聞而遣子侯侯機於鬱林機怒其迎遲責云須至州當相收拷碩子馳使報碩碩曰王郎已壞廣州何可復來破交州也乃禁州人不許迎之府司馬杜讚以碩不迎機率兵討碩為碩所敗碩恐諸僑人為機於是

悉殺其良者乃自領交阯太守機既為碩所距遂住鬱
林時杜弘大破桂林賊還遇機於道機勸弘取交州弘
素有意乃執機節曰當相與迭持何可獨捉機遂以節
與之於時機與弘及溫邵劉沈等並反尋而陶侃為廣
州到始興州人皆諫不可輕進侃不聽及至州諸郡縣
皆已迎機矣侃先討溫邵劉沈皆殺之機遣牙門屈藍
還州詐言增糧密招誘所部欲以距侃侃即收藍斬之
遣督護許高討機走之病死于道高掘出其尸斬首并

殺其二子焉

機兄矩字令式美姿容每出游觀者盈路初為南平太守豫討陳恢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矩問之答稱天上京兆被使召君為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祖約

祖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逖之弟也初以孝廉為成臯令與逖甚相友愛永嘉末隨逖過江元帝稱制引為掾屬

與陳留阮孚齊名後轉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無男而
性妬約亦不敢違忤嘗夜寢於外忽為人所傷疑其妻
所為約束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營東門私出司
直劉隗劾之曰約幸荷殊寵顯位選曹銓衡人物衆所
具瞻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杜漸防萌式遏寇害而乃
變起蕭牆患生婢妾身被刑傷虧其膚髮羣小噂噉囂
聲遠被塵穢清化垢累明時天恩含垢猶復慰喻而約
違命輕出既無明智以保身又孤恩廢命宜加貶黜以

塞衆謗帝不之罪隗重加執據終不許及逖有功於譙沛約漸見任遇逖卒自侍中代逖為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衆約異母兄光祿大夫納密言於帝曰約內懷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為亂階矣帝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生忌其寵貴故有此言而約竟無綏馭之才不為士卒所附及王敦舉兵約歸衛京都率衆次壽陽遂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以功封五等侯進號鎮西將軍使屯壽陽為北境藩扞

自以名輩不後却下而不豫明帝顧命又望開府及諸
所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石聰嘗以衆逼之約屢表
請救而官軍不至聰既退朝議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
約謂為棄已彌懷憤恚先是太后使蔡謨勞之約見謨
瞋目攘袂非毀朝政及蘇峻舉兵遂推崇約而罪執政
約聞而大喜從子智及衍並傾險好亂又讚成其事於
是命遯子沛內史渙女婿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遯
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及峻尅京都矯詔以約為侍中

太尉尚書令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左右閻禿貌類約光謂為約而擒之約踰垣獲免光奔於石勒而約之諸將復陰結於勒請為內應勒遣石聰來攻之約衆潰奔歷陽遣兄子渙攻桓宣于皖城會毛寶援宣擊渙敗之趙盾復遣將軍甘苗從二焦上歷陽約懼而夜遁其將牽滕率衆出降約以左右數百人奔于石勒勒薄其為人不見者久之勒將程遐說勒曰天下粗定當顯明逆順此漢高祖所以斬丁公也今忠于事君者莫不

顯擢背叛不臣者無不夷戮此天下所以歸伏大王也
祖約猶存臣切惑之且約大引賓客又占奪鄉里先人
田地地主多怨於是勒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喜歡
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遐請約及其
宗室約知禍及大飲致醉既至于市抱其外孫而泣遂
殺之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妓妾班賜諸
胡初遜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
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為勒將

祖氏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逖庶子道重藏之為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蘇峻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父模安樂相峻少為書生有才學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于本縣于時豪傑所在屯聚而峻最彊遣長沙徐瑋宣檄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為主遂射獵於海邊

青山中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時曹嶷領青州刺史表峻為掖令峻辭疾不受疑惡其得衆必恐為患將討之峻懼率其所部數百家汎海南渡既到廣陵朝廷嘉其遠至轉鷹揚將軍會周堅反於彭城峻助討之有功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王敦作逆詔峻討敦卜之不吉遲迴不進及王師敗績峻退保盱眙淮陵故吏徐深艾毅重請峻為內史詔聽之加奮威將軍太寧初更除臨淮內史王敦復肆逆尚書令郗鑒議召峻及劉遐援京

都敦遣峻兄說峻曰富貴可坐取何為自來送死峻不從遂率衆赴京師頓于司徒故府道遠行速軍人疲困沈充錢鳳謀曰北軍新到未堪攻戰擊之必尅若復猶豫後難犯也賊於其夜度竹格渚拔柵將戰峻率其將韓晃於南塘橫截大破之又隨庾亮追破沈充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食邑一千八百戶峻本以單家聚衆於擾攘之際歸順之後志在立功既有功於國威望漸著至是有銳卒萬人器械

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自負其衆潛有異志撫納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輒蔽匿之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者相屬稍有不如意便肆忿言時明帝初崩委政宰輔護軍庾亮欲徵之峻聞將徵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不從遂下優詔徵峻為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素疑亮欲害已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為乞補

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叅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危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既死獵犬理自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於是遣叅軍徐會結祖約謀為亂而以討亮為名約遣祖渙許柳率衆助峻峻遣將韓晃張健等襲姑孰進逼慈

湖殺于湖令陶馥及振威將軍司馬流峻自率渙柳衆
萬人乘風濟自橫江次于陵口與王師戰頻捷遂據蔣
陵覆舟山率衆因風放火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
遂陷宮城縱兵大掠侵逼六宮窮凶極暴殘酷無道驅
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逼令擔負登蔣山裸
剝士女皆以壞席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
號之聲震動內外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
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峻盡費之矯詔大赦惟庾亮

兄弟不在原例自為驃騎領軍將軍錄尚書事許柳丹
陽尹加前將軍馬雄左衛將軍祖渙驍騎將軍復弋陽
王羨為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羨息播亦復本官於是
改易官司置其親黨朝廷政事一皆由之又遣韓晃入
義興張健管商弘徽等入晉陵時溫嶠陶侃已唱義於
武昌峻聞兵起用叅軍賈寧計還據石頭更分兵距諸
義軍所過無不殘滅嶠等將至峻遂遷天子於石頭逼
迫居人盡聚之後苑使懷德令匡述守苑城嶠等既到

乃築壘於白石峻率衆攻之幾至陷沒東西抄掠多所
擒虜兵威日盛戰無不尅由是義衆沮衄人懷異計朝
士之奔義軍者皆云峻狡黠有智力其徒黨驍勇所向
無敵惟當以天討有罪誅滅不久若以人事言之未易
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是譽賊及後累戰不捷嶠
亦深憚之管商等進攻吳郡焚吳縣海鹽嘉興敗諸義
軍韓晃又攻宣城害太守桓彝商等又焚餘杭而大敗
於武康退還義興嶠與趙盾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

欲以臨之峻與匡孝將八千人逆戰峻遣子碩與孝以數十騎先薄趙盾敗之峻望見盾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乎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將迴趨白木陂牙門彭世李干等投之以矛墜馬斬首鬻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求峻尸不獲碩乃發庾亮父母墓剖棺焚尸逸閉城自守韓晃聞峻死引兵赴石頭管商及弘徽進攻虔亭壘督護李閎及輕車長史滕舍擊破之斬首千級商率衆

走延陵李閔與虔亭諸軍追之斬獲數千級商詣庾亮
降匡術舉苑城降韓晃與蘇逸等并力攻術不能陷溫
嶠等選精銳將攻賊營碩率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於陣
斬碩晃等震懼以其衆奔張健於曲阿門阨不得出更
相蹈藉死者萬數逸為李湯所執斬于車騎府管商之
降也餘者並歸張健健又疑弘徽等不與已同盡殺之
更以舟車自延陵向長塘小大二萬餘口金銀寶物不
可勝數揚烈將軍王允之與吳興諸軍擊健大破之獲

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馬雄韓晃等輕軍俱走闕率銳兵
追之及於巖山攻之甚急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獨出帶
兩步鞞箭却據胡牀彎弓射之傷殺甚衆箭盡乃斬之
健等遂降並梟其首

孫恩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
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祕術嘗就人
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

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為神效往往如此
子恭死秦傳其術然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
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求福慶王珣言於會稽王道
子流之于廣州廣州刺史王懷之以秦行鬱林太守南
越以外皆歸之太子少傅王雅先與秦善言於孝武帝
以秦知養性之方因召還道子以為徐州主簿猶以道
術眩惑士庶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王恭之後秦私
合義兵得數千人為國討恭黃門郎孔道鄱陽太守桓

放之驃騎諮議周勰等皆敬事之會稽世子元顯亦數
詣秦求其祕術秦見天下兵起以為晉祚將終乃扇動
百姓私集徒衆三吳士庶多從之于時朝士皆懼秦為
亂以其與元顯交厚咸莫敢言會稽內史謝輜發其謀
道子誅之恩逃于海衆聞秦死惑之皆謂蟬蛻登仙故
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讎及元顯
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自海攻上虞殺縣令
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謝鍼吳

郡陸瓌吳興丘甍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於是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謝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沖張琨中書郎孔道太子洗馬孔福烏程令夏侯愔等皆遇害吳國內史桓謹義興太守魏僞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等並出奔於是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宣語令誅殺異已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內諸

縣處處蜂起朝廷震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並轉鬪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諸賊皆燒倉廩焚邑屋刊木堙井虜掠財貨相率聚于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篋盛嬰兒沒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句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

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粲麗盈目牢之等遽於收斂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謝琰為會稽率徐州文武戍海浦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刑浦琰遣叅軍劉宣之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刑浦害謝琰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于海於是復遣牢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瀆壘緣海備恩明年恩

復入泲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恩復還于海轉寇扈瀆
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之率衆西擊未達而恩已
至劉裕乃總兵緣海距之及戰恩衆大敗狼狽赴船尋
又集衆欲向京都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恩至新州不
敢進而退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與劉敬宣
并軍躡之於郁洲累戰恩復大敗於是漸衰弱復泚海
還南裕亦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扈瀆恩遂遠迸海中
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

感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
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
之口其後戰死及自溺并流離被傳賣者至恩死時裁
數千人存而恩攻沒謝琰袁山松陷廣陵前後數十戰
亦殺百姓數萬人

盧循

盧循字于先小名元龍司空從事中郎諶之曾孫也雙
眸回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奕棊之藝沙門惠遠有鑒裁

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循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亡餘衆推循為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廣州遂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獻貢時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

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恒以君為腹心之疾劉公未
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齊之後劉公自
率眾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
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為也君
若不同便當率始興之眾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無
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船材
於南康山偽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即於
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

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版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按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力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衆距之兵敗被害循遣道覆寇江陵未至為官軍所敗馳走告循曰請并力攻京都若尅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舳艫千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逕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

舟而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欲以萬全之計固不聽

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

我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懼其侵軼乃柵石

頭斷柵浦以距之循攻柵不利船艦為暴風所傾人有

死者列陣南岸戰又敗績乃進攻京口寇掠諸縣無所

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尋陽并力取荆

州徐更與都下爭衡猶可以濟因自蔡洲南走復據尋

陽裕先遣羣率追討自統大眾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

又遁還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命衆攻柵循衆雖死
戰猶不能抗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
人還保廣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
下道覆保始興因險自固循乃襲合浦尅之進攻交州
至龍編刺史杜慧度譎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鳩妻
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
雀鼠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
於是悉鳩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及

其父嘏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譙縱

譙縱巴西南充人也祖獻之有重名於西土縱少而謹
慎蜀人愛之為安西府叅軍義熙元年刺史遣縱及侯
暉等領諸縣氏進兵東下暉有貳志因梁州人不樂東
也將圖益州刺史毛璩與巴西陽昧結謀於五城水口
共逼縱為主縱懼而不當走投于水暉引出而請之至
於再三遂以兵逼縱於輿上攻璩弟西夷校尉瑾於涪

城城陷瑾死之縱乃自號梁秦二州刺史璩聞縱反自洛城步還成都遣叅軍王瓊率三千人討縱又遣弟瑗領四千兵繼瓊後進縱遣弟明子及暉距瓊於廣漢瓊擊破暉等追至緜竹明子設二伏以待之大敗瓊衆死者十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以納縱毛璩既死縱以從弟洪為益州刺史明子為鎮東將軍巴州刺史率其衆五千人屯白帝自稱成都王明年遣使稱藩於姚興將順流東寇以討車騎將軍劉裕為名乞師於姚興且

請桓謙為助興遣之九年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為益州刺史寧朔將軍臧熹下邳太守劉鍾蘭陵太守蒯恩等率眾二萬自江陵討縱初謀元率僉難其人齡石資名素淺裕違眾拔之授以麾下之半臧熹裕妻弟也位出其右又隸焉齡石次于白帝縱遣譙道福重兵守涪齡石師次彭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其大將軍侯暉尚書僕射譙悅屯彭模夾岸連城層樓重柵眾未能攻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我

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為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將由內水故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正可因其機而攻之勢當必剋剋彭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為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固為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剋斬侯暉等於是遂進縱之城守者相次瓦解縱乃出奔其尚書令馬耽封倉庫以待王師及齡石入成都誅縱同

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之走也先如其墓縱女
謂縱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
縱不從投道福于涪道福怒謂縱曰大丈夫居如斯功
業安可棄哉今欲為降虜豈可而得人誰不死何懼之
甚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去之乃自縊道福謂其徒
曰吾養爾等正謂今日蜀之存亡實係在我不在譙王
我尚在猶足一戰士咸許諾乃散金帛以賜其衆衆受
之而走道福獨奔廣漢廣漢人杜瑾執之朱齡石徙馬

耽於越雋追殺之耽之徙也謂其徙曰朱侯不送我京
師滅衆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卧引繩而死須臾齡
石師至遂戮尸焉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難起蕭牆毒痛函夏九州
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禍挾
詐懷姦命儔嘯侶伺間候隙助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
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麥秀之哀宮廟
興黍離之痛豈天意乎豈人事乎何醜虜之猖狂而亂

離之斯瘼者也張昌等或鴟張淮浦或蟻聚荆衡招烏
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貪暴憑陵險隘屈強江湖未淹歲
稔咸至誅戮實自取之非為不幸峻約同惡相濟生此
亂階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掃地災沴滔
天雖樊謝之毒被含靈李郭之禍延宮闕方凶比暴弗
是加也譙縱乘茲釁隙肆彼姦謀旋踵而亡無足論矣
贊曰中朝隳政王彌肇亂神器流離生靈塗炭羣妖伺
隙構茲多難存食荆衡虐江漢孫盧姦慝約峻殘賊

窮凶極暴為鬼為蜮縱竊岷峨旋至顛踣

晉書卷一百

晉書卷一百考證

王機傳機遂入城就納求節○節監本誤郎今從下文
蘇武不失其節句改正

到始興州人皆諫不可輕進○到始興州監本訛始到
興州今從地理志始興州名改正

蘇峻傳峻盡費之矯詔大赦○費監本作廢或又改為
發今從宋本

於陣斬碩晃等震懼○監本作於陣斬晃碩等震懼各

本同臣龍官按下文尚有韓晃則此時未得斬也當為於陣斬碩晃等震懼之訛耳

孫恩傳南越以外皆歸之○監本脫外皆二字今從宋本增

乃柵石頭斷祖浦以距之○祖監本訛祖從音義改正又敗循於雷池○綱目作劉裕及盧循戰于大雷

乃悉力柵斷左里○臣宗楷按綱目集覽里本作蠡即

禹貢彭蠡今之鄱湖也

譙縱傳齡石師次彭模○彭監本作平本書桓溫傳桓
率衆西伐軍次彭模唐元和志平模山名周末彭祖
家於此而亡故又名彭亡後漢岑彭至其地改曰平
無後人訛為平模今改正

晉書卷一百考證

謹案第七頁前四行黃林為大都督率二萬人向
豫州刊本率訛卒據毛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徐麟趾